

腦死之城

如果我們腦袋受損傷，會首先忘記什麼？最後忘記什麼？

“叮”

我的手機震動了，那是一個通知。我解鎖手機並閱讀恆常信息。我打開衣櫃抽屜，拿出一套包裝。那是一件一次性防護衣。我穿上藍色膠外套，戴上外科口罩，將塑料頭罩套在頭上。我打開屋的木門，然後是鐵門。我穿上鞋子，用膠袋把它們包起來。我走下詼諧的樓梯，很快我就到了外面的水泥路上。我家外面有幾個紙皮箱。我遠遠望去，一個黑色的方形影子正在離去。我掃瞄二維碼以確認交貨，並儘快回家。一到門口，我就拿起鞋架旁邊的酒精噴霧，在回家之前噴一噴自己和箱子。盒子裡有一大袋葉菜，一包薯仔，一些生菜，幾包豬肉，一些雞肫，8公斤大米，一瓶油，一袋鹽，一袋糖，防護衣、口罩、酒精噴霧、檢測包等等，足夠一個家庭活一兩個星期。沒有人外出買日常用品了，食物和用品都是根據家庭成員的數量集中分配到每家每戶。由內地大學研發並在創科局指揮下量產的自動機械人每星期送一次新鮮食物，每三星期送一次日常用品。

時間：2022年，11月。好吧，差不多是12月了，自從Uplison爆發已經有幾個星期了。這種類型的病毒不僅比Omicron傳播得更快，而且有傳言說它還具有許多不可預見、更致命的副作用。上星期為止，已有4百萬確診病例，死亡人數可能已經累計數十萬。鑑於情況的嚴重性，政府已宣布全面封城。隨著機械人在各行各業的應用，政府敦促機構允許在家工作，盡量減少人手，市民呆在家裡避免接觸。

我穿上另一套防護衣，檢查背包，再次出門。在封鎖期間，如果有正當理由，每個人每週都有一次外出的機會。只需填寫表格並收到官方短信就可。我得到了出門的許可。我住在元朗一個相當偏遠的鄉郊，背靠大山，鄰有通往市區的主要道路。到達市中心需步行30分鐘。我選擇走路。我本可乘坐巴士，但沒有。也許那是為了防止擁擠。反正路上沒有汽車。只有像黑盒子一樣的機械人，排成一列，佔據著道路。政府的封鎖令伴隨著承諾。

承諾云，食物等日常需求不成問題。他們以某種方式履行了他們的諾言。他們藉鑑高端科技和智慧城市，利用先進技術和機械人來收集、整理和分發日用品給每個家庭。畢竟，機械人不會被感染。這些移動的黑箱是保證物流的關鍵。初冬的涼風吹過，但我感覺不到。當我到達市中心一些十字路口時，我看到唯一的生物是散落在各處孤獨的行走藍色膠袋。鎮上的大多數商店都關門了，或者在收銀台配備一兩個沒有靈魂的人類形狀。也許沒有人預料到，有一天，在我們的世界裡，機械人比人還多。

市中心非我必經之路，我只是想看看今天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我一直步行到我工作的學校。我是元朗公立中學的助教。自宣布封城以來，學校就一直關閉。當然，我們已經切換到網課模式。不過，有些事情不能在網上做，比如：收集教材。因為改變來得太倉促了，很多課本和練習都留在了學校，都需要掃描上傳以便上課。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在表格強調這樣的工作對學校運作至關重要並且必須按時完成時，我得到了我的外出許可。另外，我需要從學校的電腦中提取一些文件用於下星期的會議。

我在校門外遇到了保安機械人。是最新款嗎？他又寬又高，而且絕對魁梧。他不是門衛，他就是門。它從胸前的一塊玻璃片中散發出紅光。我向它展示我的手機。它掃描一下，說：“TAE，允許進入”，然後傾斜它的身體讓我進去。我切換到手機的另一個界面，掃描入口處的“安心出行”二維碼。然後我前往校務處，尋找我的簽到簿，記下我的到達時間並簽上我的名字。這些其實並沒有必要，只是一種習慣。我走到前梯，到達二樓。在那裡我拿出我的匙卡並用它打開教員室的門。去年夏天，這所學校在所有門上都安裝了電子鎖。明智之選，這樣我就不需要僅僅因為開門麻煩校工了。燈已經亮了，空氣淨化器也是如此。有人早就在這裡。

“周 Sir 早晨！”

我的科主任也在這裡做他的工作。或者說，我確信坐在周 Sir 座位上，用藍色塑料袋包裹的那個人就是周 Sir 本人。

“哦，嗨……對不起，你是……”

“哦，穿這些防護衣很難分清誰是誰，”我走向座位，在它周圍噴了酒精，“我是 Tim。”

“Tim……誰？”

“英文科助教。這是我在這裡工作的第二年。”

“哦真的嗎。如果您需要 PGDE 的推薦表，問就可以了。”

“嗯……周Sir，我已經在兼職讀PGDE了。不管怎樣，我去工作了。”

上個月，周 Sir 感染了 Upsilon。

“嗯，Tiffany，”當我下載一些文件時，他對我的方向說。這裡沒有一個叫Tiffany的人，所以我猜他是在叫我。

“是的。”

“過來。你能幫我掃描打印一下嗎？這本 Longman 3A T25 到 T36，打印為 A3。”

“Longman 3A T25 到 T36 A3 打印。知道了。”

過了一會兒，我拿著一沓紙走近周 Sir。

“Longman 3A T25 to T36，周 Sir。”

“T25……等等，T25 到哪兒了？”

“哦，我記錯範圍了？這……”

“等等！”周 Sir 掃視著他的桌子，上面貼著大量的便利貼，“是的，從 T25 到 T36。唔該曬 Ti……m。”

“不客氣。”

我再次回到家，把防護衣扔到門外，用酒精噴了自己，在背包上再噴了幾下，然後就進去了。

“仔，站住！”

我一開門，父親就對我大喊。

“爸？”

“兒子，戴上口罩。”

“爸，怎麼了？”

我能聽到從父母睡房傳來咳嗽聲。

“你媽剛剛感染了……那……up…up…Up什麼？”

“Uplison。什麼時候？”

“從今天早上開始。現在離她的房間遠點。”

在接下來的一天中，父親經常進出母親的房間，有時帶水，有時帶溫度計，有時帶羽絨被。他禁止我進入她的房間，門都不能經過。而他自己卻經常帶著面具闖入毒室。這就是男人會為女人做的事嗎？月初第六波開始時，Hanna被感染了。Hanna是我們都是助教時認識的。那天下午，當我收到她的消息說她的檢測呈陽性時，我一完成工作就離開了學校，去了一些超市。晚上，我按了他們的門鈴。阿姨就在門口。

“誰？”

“伯母，是我，Tim。”

“Tim？”

“我以前同Hanna一齊工作過。”

“哦，Tim。對不起，我不能讓你進來。女兒他……”

“檢測呈陽性。我知道。我只是想把這些給她。”

我伸手去拿我的包。

“我設法從朗屏市場買了一些 Panadol、檸檬、維生素 C 補充劑和一些新鮮生菜。”

“哦，太謝謝你了。”

“我就把這些放在門邊。”

“媽媽，[咳]誰在那兒？”

是 Hanna, 裹在被子裡，臉上戴著口罩。

“女兒，回到你的床上休息吧，”她媽媽對她說。

“媽媽，我[咳]需要[咳]水，”她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

“Hanna.....”我不自覺地往門口邁了一步。

“不！Tim走開！[咳咳]對不起，我不是那個意思。[咳咳]我不想[咳]傳染給你。”

“沒關係。我明白。快點好起來。”

“我會的。哈哈。”

終於，我聽到了那始終溫暖我心的輕柔笑聲。

“那我把這些留在這裡。掰掰Hanna。掰掰伯母。”

我自願為家人煮飯。媽媽生病了，爸爸很忙，所以我想我是唯一剩下的人了。當我在煮薯仔時，有人打電話。

“你好？”

“嘿，Tim，你有時間嗎？我是Zed.....”

“哦，Zedekiah。嗯.....我只是.....煮飯。”

“你？煮飯？”

“你想要一些嗎？我可以給你寄一些煮過頭的牛排。”

“不，伙計。沒有人食完你煮的能倖存下來。”

“不由我選。Zed，我媽媽剛檢測出陽性。爸爸忙著照顧她。我是唯一可以煮飯的人。”

“哦，對不起兄弟。她還好嗎？”

“我知。希望她沒事。[沉默]。順便問一下，你打電話找我有什麼事嗎？我的薯仔煮過頭了。”

“你不能把薯仔煮過頭，那是不可能的！”

“永遠不要低估人類的無能。”

“Tim，你擅長保守秘密嗎？”

“你第一天認識我嗎？”我關掉爐子。

“政府又做全民強檢。又，”他宣布。

“我以為他們只會提供快速檢測包並命令人們上報陽性病例。”

“Tim，那些叫快速抗原測試。顯然，這只是一個誠實系統。他們遲早會宣布人手檢測。”

“你的意思是把所有人都趕出家門，去特定的地方做鼻咽測試？”

“沒錯。”

“嗯，愚蠢。”

“的確呀！Tim，考慮到 Upsilon 可以廣泛傳播，這只是城市規模的自殺。如果整個香港都被感染，那將是政府的錯。我們需要讓政府知道有問題。”

“特別是當確診數字一天天堆積起來，沒有地方是安全的，”我評論道。

“沒錯，而且此舉與封城相違。”

“我真的很想說說，政府在政策方面有很多持分者需要考慮。但這一次，除了應對中國政府，我看不出有什麼好處？”

“Tim，他們是政府，想想這意味著什麼！他們做出決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應該做得更好。你看，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奇怪的政府，他們經常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只管那些讓人們煩惱的無意義事情。並儘可能使事情複雜化。看，這波疫情因旅遊汽泡而起。然而，他們對關口或機場什麼也沒做。花了 4 天時間來封閉所有相關的地方。他們不關心或在實際重大問題上行動緩慢。卻命令市民每天排隊做測試，讓每個人都受苦。為了什麼？”

“Zed……我……”

“因為要給中國政府做數據和證明，證明他們確實在做事？”

“Zed，全民強檢什麼時候開始？還有你是怎麼知道的？”

“就在今天下午，上頭與我們舉行了一次 Zoom 會議，通知由於政府已將一些醫療中心和診所用作檢測中心，我們可能會被安排幫手檢測。好吧，他們沒有具體的日期。每當政府決定事情時，受苦的只有像我這樣的醫務人員。”

“我以為你只是 St John 的一名救護員。”

“全員出動。”

“我以為他們已將機械人用作人力的一部分。”

“哦，是的，他們有。每家醫院有幾十個機械護士。我親眼見過它們。儘管只是原型，但它們肯定是有效的。他們可以為每個病人提供精確的藥物種類和數量。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可以根據不同的既定程序響應某些需求。我的意思是，雖然我不喜歡機械人，但我認為這是明智之舉。但他們仍然不能靈活應變，我們仍然需要人類。”

“Zed，你認為機械人能比我們的政府做出更好的決定嗎？”

“你在開玩笑！好吧，至少他們不會撒謊或過濾某些統計數據。”

“一定一定。”

與此同時，我的鍋發出蒸汽聲，一股刺激的氣味撲鼻而來。

“哦，大鑊，豬肉。Zedekiah，我稍後再和你談談。”

“所以到這節課，我們已經討論了希羅社會、古代東方社會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教學理念，這意味著我們的課程終於完成了一半，”唐教授總結他的課堂，“下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我會談談當代的一些教育思想。課前請閱讀我給你的文章，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一些……討論。如果您身體健康，請保持健康。如果不是，請盡快好起來。各位下次見。”我關閉 Zoom 並查看身後的時鐘。10:15。媽媽應該吃藥了，但爸爸幾個小時都沒有離開他的房間，就像我晚上上 PGDE 一樣。

“同事們，關於第一學期統一考試的安排，我和副校長提出了……[看客廳的時鐘]……你能不能稍等一下？我很快就會回來。”

他離開了自己的房間，回頭看向他的電腦，看起來很困惑。

“嗯……慕天，你已經上完課了吧？”

“是的爸爸。”

“你能餵你媽吃藥嗎？應該是第五顆和第六顆藥。”

我戴上口罩，用塑料把自己包起來，走進父母的睡房。我看到桌子上打開了的 Panadol。這批已用了一半，沒有第五顆和第六顆藥丸。這兩個怎麼不見了？或許父親記錯了。我彈出第七顆和第八顆，在杯子裡裝了溫水。

“媽咪，起來，”我拍拍媽媽，“該吃藥了。”

我慢慢地托起她，把藥遞給她。她把它們灌進去，然後接過杯子。然後她又去睡覺了。

“仔，”爸爸 11 點從房間裡出來，“你媽媽食藥未？”

“食了。但是爸爸，那應該是第七顆和第八顆藥丸了。”

“什麼？不，等等。”

我們打開睡房的門，看到媽媽坐直，從銀色包裝中彈出藥丸。

“紅！”

“媽！”

我們終於知道第五顆和第六顆藥丸在哪裡了。

“對不起，細佬，我剛剛先得到消息。劍橋時間有點不同。媽媽怎麼樣？”

“睡著了，姐姐。爸爸在照顧她。還好正在退燒。”

“哦，感謝上帝。”

“但她還在劇烈咳嗽，而且……”

“而且什麼細佬？”

“我不知道 Jocelyn，她……哦等等，電視正在播放。爸，大聲一點可以嗎？”

“我們想在這裡澄清一下，新的 Covid 變種 Upsilon 可能不僅會影響我們的肺部，還會影響整個身體。病毒可能會導致腦霧甚至腦損傷，例如譫妄、激動和中風。我們沒有足夠的數據來得出 Upsilon 與腦霧之間的關係，但有報導稱 Upsilon 患者在持續注意力方面

存在持續障礙。儘管如此，它們之間並沒有絕對的關聯關係。但是，我們還要指出，根據哈佛大學的研究，適當的運動、飲食和治療，這種影響會在 35 天左右消失。市民不必太恐慌……”

“喂？Tim，講野啦，媽媽好嗎？”

“我將通過 WhatsApp 更新情況。再見姐姐。”

我搜索另一個聯絡人。

“喂？”

“Zed，是 Tim。你有時間嗎？”

“有。”

“媽媽的行為很奇怪。她開始不停食藥。”

“哦，那必須停止。”

“我知 Zedekiah。問題是，她似乎不相信自己已經食了藥，並且測過體溫。”

“Tim，你病重的時候也會這樣。”

“我知道。我只是，擔心。”

“腦損傷？”

“我不知道。政府表示，新冠病毒和腦霧之間可能存在關聯。他們不確定。”

“你忘了我一直對你說的話嗎？政府總是模棱兩可。不過伯母的情況是……我看過相關的文章，可能不太好。”

“他們說它可以治愈，”我說

“真的？治愈？是的，腦損傷可以治愈。但政府官員處於高位，他們不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一個不知道如何使用八達通卡並認為可以在便利店買到衛生紙的行政長官知道實際運作。等等，我拿我的學期論文來。讓我們看看，治愈……大腦……好吧。醫學界推薦地中海風味的餐點是因為……許多科學原因。看，現在食物是集中分配的，我們不能自己購物，更不用說煮飯了。再說了，你煮也都衰。”

“牠屎啦非凡。”

“你還需要避免酒精飲料和藥物，尤其是那些可能會影響你大腦的東西。我的意思是，你認為我知道哪種藥物對我們的大腦無害嗎？”

“可是你是個醫者！”

“我是救護員，不是藥佬。我知道如何使用繃帶和治療傷口的七種方法，但不知道藥物。而且，我不認為 panadol 是安全的，我的意思是，它們會讓你入睡，誰知道它還能對你的大腦造成什麼影響。”

“哦， scheisse， 媽媽昨天吃了一整盒。”

“咁大鑊啦。讓我們看看我還寫了什麼。借用一些社會科學和神經科學，從事社交活動。好吧，他們都被禁止了。”

“[嘆氣]。我真的沒有辦法了嗎？”

“我……Tim， 醫學界沒有絕對的東西。兄弟， 我認識一個專門研究它的人。我可以為你諮詢。”

“多謝兄弟。我欠你。”

“你的確係。嘿，保重呀，伙計。”

“Zed你也是。”

嗨 Han

邊個係 Han?

喫我衰 😅

嗨 Hanna 🙌

哈哈

嗨

你好D未呀?

終於陰性啦

但係頭仲係好痛

健康咪得囉

係



尋日發生咗D事

啥事

尋日做匯報

真的？點呀？

我一時唔記得PPT去咗邊，

搵咗成5分鐘



搵到嗎？

最後我同學Whatsapp比我



咁即係冇事啦

我……感覺自己浪費全班時間



如果個匯報唔錯，

咁搵PPT只係尋寶

教授鍾意？

她喜歡

咁冇問題啦



你近排忙嗎

日頭返工,
夜晚返學,
好彩一切網上 

你洗唔洗好似我地舊年咁守電腦室

好彩  唔洗 

佢地叫老師做host,

落堂前set另一個老師做host 

好



正是沈Sir舊年提出嘅 

不過爸就好忙照顧媽

伯母病咗?

三日前陽性



你有事嗎?

我陰性  我好強 

咁太好了

哈哈

好



媽媽恢復得很快，第七天檢測呈陰性。事情很快恢復正常。爸爸在家工作。我在家工作，在家學習。媽媽……在家工作。

“慕天，過來。”她坐在餐桌旁，

“是的，”我把桌子放在客廳的角落裡。反正我今天沒有工作。

“仔，看這裡。我進了這個班，這裡還有一個老師，然後他們就把我踢出去了。為什麼？”

“這是哪個班？”我拿走了她的鼠標。

“4C。”

“4C？”我看了看她放在電腦旁邊的時間表，“但你一個小時前剛上過4C課。你現在的班級應該是2B。”

“哦……”

我把電腦還給她。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this is Miss Tsang. Yes, Miss Tsang is back! Say hello to Miss Tsang! If you can hear Miss Tsang, give me this hand sign...”

中午我煮飯，把餸菜放在餐桌上。我在書桌吃完飯（我們很少一起吃午飯），我拿著碗去廚房。媽媽端著一碗米飯站在客廳中央，似乎在想著什麼。我從學校接到任務，忙了一兩個小時。最後一切都完成了，我去廁所。在我的路上，我看到餐桌上有幾個裝滿餸菜的碟子。

“爸？”

“怎麼了，仔？”

“你食了午飯嗎？”

“食了很多。”

“那為什麼沒人吃這道菜？”

“去廚房問你媽。”

媽媽正在煎一些蔬菜。

“媽媽，午飯準備好了。”

“再等一等，午飯都快好了。”

“不，媽，我的意思是兩小時前午餐就準備好了。你吃過嗎？”

“啊，來了，”媽媽把煮好的蔬菜倒在碟裡，“兒子，你說什麼？”

我嘆了口氣，把桌子給她看。我舉起一碟菜葉，

“這是午餐。我煮的。”

我又拿起另一個碟子，

“這也是午餐。不知道是誰煮的。還有，媽，你煮了多少？”

她看起來很困惑。

“媽媽，放鬆，我現在可以煮飯了。煮飯就留給我和爸。食飯，食飯。”

“那我該怎麼處理這些？”她舉着她剛煮的那些。

“媽，把這些給我。我去看老鍾夫婦要不要。”

我穿上防護衣，走向我的鄰居。一路上，那些黑色的車形機械人依舊佈滿路上。我看到一隻自己打開房子的大門，輪子改變了形狀，它……上了樓梯。我找到了鍾家。一隻汽車機器人停在他們家門口。它的側面像艙口一樣打開，露出幾個紙皮箱。金屬爪從旁邊伸出來，從隔間裡抓起兩個盒子，把它們放在地板上，旁邊還有很多已經在那裡的盒子。機械人離開了。走近一看，他們家外面已經有幾十個染紅的盒子了。一股淡淡的腐肉氣味在他們周圍飄蕩。我對此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鍾生，鍾太，我是慕天，開門！”

門鈴響後一片寂靜。這不常見。他們都老了，但鍾生一直很健康，每天早上都在慢跑。鍾太總是在門口織布。至少那是在疫情之前。他們永遠不會不應門。

“鍾生！鍾太！在嗎？”

我放下手中的玻璃盒子，衝到房子的一側。房屋之間有一條細小巷，有窗戶。我一個一個看，但每個都用窗簾蓋著。我跑到房子後面，那裡有一個小花園。我可以透過鐵軌看到花園，看起來很乾。我衝向前門，搖動鐵閘，

“鍾生！鍾太！你們有人能聽到我嗎！拜託，說點什麼！”

我焦急地等了30秒，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沒有人在那裡。我掏出手機。

“喂，這就是緊急熱線嗎？我在一個老鄰居家門口。他們的物資堆積在外面，他們的門鎖著。我想看看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地址是元朗大棠翠景花園36號地下。”

“你是說政府的物資堆積如山？”一把機械人的聲音響起。

“我的意思是可能會有人死！”

“現在把你轉給運輸署。”

“不是運輸部該死的。”

然後我被接到創科局，然後是衛生署，然後是醫院管理局，最後是消防處。大約需要一個小時左右，才有人來破門。客廳裡，鍾生和鍾太坐在沙發上，手牽著手，睜著眼睛死去。他們給屍體進行了 Covid 測試，結果呈陽性。

我一直待到他們的兒子和女兒到達，然後滿臉沮喪地回家。我把防護衣扔到門外，然後給自己消毒。我倒在沙發上，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最後，我大笑起來，然後大聲抽泣。媽媽看到我就坐在我旁邊。她拿起我的左手，放在她的手掌上，開始擦拭。

“仔，這些是沙棘油和薰衣草油。他們可以治愈你的手。”

有一段時間，也許是因為我沒有戴手套洗碗，所以我的手上有濕疹。

“謝謝媽。”

“但你的手看起來不錯，已經很光滑，已經痊癒了。”

“媽，因為是錯手，”我抬起粗糙的右手，上面有幾處抓傷，“這才是有問題的手。”

然後她繼續給我的右手塗油。

“仔，你看起來很傷心，發生了什麼事？”

“鍾生鍾太死了。”

“對不起。他們到底是誰？”

“媽，對不起，我……我現在想一個人呆著。”

我把自己鎖在房間裡。我給 Zed 發短信，談我的經歷。

“Tim, 如我常云, 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奇怪的政府。只有他們會在醫院發生火警時爭論該是醫院管理局還是消防處作出反應。部門太多, 讓人難以適從。”

...

“對不起。我的意思是, 節哀順變。如果你需要談談、散步甚至喝一杯, 你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我。”

唉 Hanna

鍾生鍾太死了

(我見訊息已閱但久沒回覆)

佢地是我的一個老鄰居

喫好悲傷



佢地一定係好好的人

我...只係禁唔識佢地

抱抱

場境揮之不去

佢倆拖住手, 死係梳化上

好浪漫

好悲傷



的確

晚上, 媽媽突然歇斯底里, 尖叫著吼叫著, 數著爸爸的壞事。

“我怎麼把這該死的東西弄下來！”她摘下她的結婚戒指。

父親衝過去抱住她。

“你是誰？”

“親愛的，是我！沒關係。一切都好。看，”他摘下他的結婚戒指，“我也有一樣的，因我們結婚了。現在不要眨眼，看，它們會自動粘在一起！來，給你講個故事。”

他把她推進睡房。

晚上，我接到Jocelyn的電話。

“喲姐姐，怎麼了？”

“我剛分手了。”

“Joce，談到男友情愛，我是你能與之交談的最糟糕選擇。”

“和Anthony分的。”

“因為他嚥過你的芒果布丁？”

“他……當我走到他面前時，他甚至都認不出我了。”

“哦，我明白了。”

“Tim，他現在甚至都沒有跟我打招呼。畢竟他被感染時，我仍然和他在一起，照顧他。”

“所以，是你主動提出分手的。”

“我能做些什麼？我告訴我們分手時，他甚至連眉毛都沒動。”

“你現在後悔了嗎？”

“後悔？不，我不後悔。但是[抽泣]，他不再認識我了。”

“你後悔了。”

“我……我……”

“你後悔了。”

“我…”

“你後悔了。”

“好吧細佬[哭]我後悔了。我終於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人，我讓他溜走了
[哭]。”

“姐姐，你要意見嗎？”

“你給的？”

“和他在一起感覺好嗎？”

“好。”

“比起其他人，他更喜歡和你在一起嗎？”

“我猜是吧。”

“只有他能忍受你的地獄牌芒果布丁嗎？”

“該死的Tim。”

“姐姐，如果大人教會了我什麼，最好的關係就是在一起時讓彼此舒服。真正的愛是不顧一切地彼此相守。就像最近的媽和爸。姐姐，堅守着，他可能會好的。”

“這行得通嗎？”

“我看起來像專家嗎？”

“哦，謝謝兄弟。你比那些女孩們有用多了。”

“是啊，你做的芒果布丁總要有人吃掉。”

“.....”

“姐姐？”

“你知道嗎，我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殺了你.....”

“放馬過來！[結束通話]”

幾天過去了。我正在聽同學匯報。突然，媽媽從後面出現，揉了揉我的頭。

“媽，”我檢查了我的麥克風是否靜音，“不要在我同學面前。”

“我兒子該睡覺了。”

現在只是晚上8點。

“來來來寶貝！”

她抓住我的肩膀試圖抬起我，無視我有幾十公斤的事實。

“該...睡...了...”

我看了看坐在沙發上的爸爸。他奸笑著點頭。我抓起我的 Macbook, 慢慢地站起來, 好像她真的可以把我舉起來一樣, 然後按照她的步伐走向我的睡房。我躺在床上, 讓媽媽把我當木偶玩, 讓媽媽拍拍我的額頭, 親親我的額頭, 關燈, 關門。我立刻重新打開電腦繼續上課。媽, 我已非兩歲。

“你是曾小紅。我是你老公林如德,”我偷看他們的睡房, 看到爸爸和媽媽一起溫習家譜, “我們有兩個孩子。長女是林道欣, 我們叫她Jocelyn。小一個叫林慕天, 我們叫他Timothy。我的父親, 你的岳父是林順義。我媽, 你婆婆是朱世琴。你的父親是曾偉成。你媽媽是.....”

黎明時分, 我醒來看到父親正在裝備自己。

“爸, 怎麼了?”

“哦, 你來了。太好了, 我不用叫醒你。是你爺爺。醫院打來電話, 他可能很快就要走了。”

“等等, 你現在要出發了?”

“對。我是他的兒子。”

“你不能開車, 爸, 路上肯定到處都是那些機械人。”

“有道理。把你的摩托車借我。”

我扔給他一堆鑰匙,

“她都是你的。”

他帶上媽媽, 戴上頭盔, 然後走了。

我步行到市中心, 看看能不能截的與父親會面。我收到爸爸發來的短信,

“真是可笑呀兒子，我甚至沒能進醫院。裡面擠滿了移動的機器人。他們需要我出示連續5天的陰性檢測結果才能進入。你爺爺走了，而我沒有見他最後一面。”

著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譯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By The Sapient Sabre